

# 比较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超越

宋田光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行政学院] 学术交流部,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生产力决定主体生存、社会发展和文明更迭。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阐明了生产力的要素、结构与功能, 更在揭示“资本生产力”的“伟大文明作用”的同时, 批判了“资本生产力”的“阴暗面”, 即去主体化、科技“帮凶”和反生态性。作为生产力的最新质态和中国的实践成就, 新质生产力凸显出明晰的“中国亮色”, 是对“资本生产力”的超越。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超越主要体现在主体维度、创新维度和生态维度。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入手, 基于比较视野, 探析新质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力的显著区别, 对全面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中国超越; 人民主体; 科技善用; 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7408(2025)01 - 0012 - 07

生产力既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和文明形态更迭的现实基础, 也是透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支点。其中, 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质变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和决定性作用。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 为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把脉定向, 强调黑龙江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sup>[1]</sup>。2024年1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 不仅阐明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必然和现实必然, 更明晰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显著标志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指出: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sup>[2]</sup>2024年3月5日,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sup>[3]</sup>因地制宜的方法论为各地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指导。

自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 学界从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理论内涵、现实意义和推进路径等维度进行研究, 为深刻理解和总体把握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参考。从现有研究成果看, 部分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读新质生产力, 涉及科学内涵、鲜明特征、价值意蕴、发展路径等, 但忽视了从比较视域解读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超越。新质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入手, 基于新质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力的比较视野, 才能凸显其超越性。因此, 探析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优势, 对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正确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一、人民中心: 新质生产力“中国超越”的主体维度

作为统治一切的“普照光”, 资本将价值增值作为其生命信条和存在基础, 即“价值增值是决定目的, 是动机”<sup>[4]</sup>。作为自为的存在, 资本成为主导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证的唯物史观史学解释力研究”(22BKS070); 黑龙江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专项项目“新质生产力驱动黑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3XZT054); 黑龙江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黑龙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数字风险及治理研究”(2024C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宋田光(1994—), 男, 河北唐山人,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行政学院)学术交流部讲师,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资本论》基础理论。

和控制社会的主体，劳动者则被贬低为“增殖工具”。新质生产力则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的现实需要为目标，服务于人民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习近平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sup>[5]212</sup>人民中心和资本中心是新质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力在主体维度的差异，彰显出新质生产力的“中国亮色”。

#### （一）资本生产力：价值增值与资本主体

作为不断否定既定价值量的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sup>[6]455</sup>。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主体性，不仅掩盖了生产力的社会属性而且将其归属于资本的自然属性，劳动者成为资本统摄和控制的“奴隶”，在资本增殖与自身贬值的困境中维持着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既具有物的表现形式也具有形上价值本体的内在规定，它通过物吮吸价值的过程来维持和保证形上本体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最初以价值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之前，即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家通过商品市场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获得生产过程的必需要素，进而开始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资本家以等价形式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等价形式出售最终产品，却获得了一个更大的价值，即  $G-G'$ 。正是因为价值增值，货币才能够转化为资本。“这个货币额所以自在地是资本，也就是说，按其使命来说是资本，只是因为它被使用、被支出的方式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只是因为它被支出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sup>[6]455</sup>因此，价值增值既是资本的生命信条，也是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否则生产力发展便会停滞。

资本虽然自行增殖，但是并不意味着价值增值可以摆脱生产过程。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决定了价值增值必然要借助劳动过程。“为了使  $x$  转化为资本，转化为  $x + \Delta x$  价值或货币额  $x$  必须转化为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首先是转化为实际劳动过程各要素。”<sup>[6]457</sup>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需要雇佣劳动者并购买生产资料，否则资本便无法增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生产方法

的创新，即不断颠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进而全面提高生产力水平。“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sup>[7]560</sup>因为资本是生产过程的最初“原点”，因而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形成的生产力并不表现为社会的生产力，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如此一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被归功于资本，即“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sup>[6]394</sup>，资本生产力就从根本上掩盖了生产的社会属性，使之成为资本的自然属性。因此，资本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并证明了其永久统治的可能性。

事实上，正是因为资本，生产力才异化为价值增值的能力并被伪装成资本的固有属性。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sup>[6]31</sup>这种“特殊的以太”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和统治主体，控制着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一方面，资本生产力强行占有社会生产力，掩盖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生产力异化为价值增值的工具，劳动者只能占有自身创造的全部劳动成果的一部分，简单维持着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力服务于价值增值，维护着资本的主体地位。

#### （二）新质生产力：使用价值与人民主体

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物质资料的创造，而这必然要通过生产活动中介才能实现。“人类进行生产，是运用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创造财富的过程。”<sup>[8]</sup>使用价值是财富的原旨和最初规定，即满足人类现实需要的有用物。资本改变了自然经济形式，使财富以价值为尺度进行交换，生产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价值增值，这必然导致生产力异化。习近平强调，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sup>[2]</sup>，因而必然要坚持人民主体。新质生产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过程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新质生产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不同的制度属性决定着发展生产力的不同目的。资本的增值本性

决定了其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价值增值需要为目的，这导致资本生产力不仅强占社会生产力，更不断再生产对人、自然与社会的统治关系。诚然，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意味着要使人民成为工具，生产力是人类主体的劳动成果，必然要满足人民的现实需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sup>[9]162</sup>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质生产力必然强调发展生产力的人民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通过价值增值来满足资本的需要，而是创造使用价值满足人民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方位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为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借助新的生产力质态，即新质生产力。相较于资本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

新质生产力坚持发展过程依靠人民。高质量发展不仅离不开劳动主体，还需要发挥劳动主体的实践智慧。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sup>[10]</sup>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既需要客观因素的支撑，也需要主观因素的参与，而且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体地位。一方面，生产具有现实性，生产过程需要劳动主体的力量和智慧的发挥，没有劳动者的参与，生产过程就丧失了主体向度和创新向度；另一方面，生产具有历史继承性，前一代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成果会通过劳动者进行传递，因而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历史成果的传递是通过劳动者实现的。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sup>[2]</sup>，这也就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依靠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劳动者参与生产的社会财富由谁占有和使用，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资本生产力的重要方面。资本的主体性决定了资本家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因此，随着资本增值与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两极对抗——“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7]743-744</sup>。新质生产力在强调使用价值创造的速度和质量时，也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sup>[9]19</sup>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发达生产力为支撑，这种发达的生产力不能只满足少数人需要，而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使用价值需要，使人民共享生产力发展成果。新质生产力不仅强调发展过程的人民性，也强调发展结果的人民性。

资本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是不同制度下的两种生产力样态，存在着本质性差异。从主体维度来看，资本生产力唯资本是从，服务于价值增值，消解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进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新质生产力则强调人民至上，要求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性，使之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sup>[9]19</sup>，这是新质生产力“中国超越”的主体维度。

## 二、科技善用：新质生产力“中国超越”的创新维度

科学技术在人类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sup>[7]210</sup>也就是说，劳动资料的具体形态是判断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尺。科学技术既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也决定着劳动资料的具体形态。资本之所以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是因为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sup>[6]357</sup>但是，在资本主导下，科技却成为价值增值的工具，控制着劳动者，造成科技异化。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sup>[2]</sup>的生产力，强调科技善用，正确发挥其对生产的促进效应。

### （一）资本生产力：理性原则与科技异化

资本要求自由增殖，这不仅决定着其生产过程的理性原则，也决定着其生产方式革命的必然性。相较于传统生产力，资本生产力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因为它使生产过程摆脱了对自然体力和劳动经验的依赖，赋予其更大的科学性。充分利用理性的

产物——科学技术服务于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突出特征。理性原则和科学技术的生产应用无疑推动了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但其服务于价值增值的目的决定了科技异化的后果，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生命权益。

科学技术是理性原则的产物，推动了生产方式革命，为资本自由增殖提供了便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理性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任何未经理性审视的东西都被赶下神坛。理性原则推动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传统家族传承式生产经验逐渐被自然科学原则取代。在充分认识自然原理的基础上，新的科技产物不断被创造出来，这为资本的自由增殖提供了便利。资本具有无限的增殖欲望，必然要求劳动者不断劳动。但是，自然时间和自然体力的有限性阻碍着资本的自由增殖。建立在生产经验和理性原则基础上的现代机器将资本从时间困境和人体自然困境中解救了出来，赋予其更为强劲的生命力。虽然简单协作和工场分工都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却未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即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依然是主体。以现代科技为标志的生产方式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点。“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sup>[7]427</sup>现代机器是由工具机、传动机构和发动机组成的协作体系，它取代了劳动者的特殊技能，可以独立完成商品的生产过程。“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sup>[7]440</sup>，因此整个社会都进行并完成了生产方式革命，推动了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

然而，资本的增殖目的决定了科技服务的对象是资本主体，而非人类主体。科技同资本的结盟造成了科技异化。“马克思所攻讦的这个颠倒的、反常的世界不仅受到劳动分工、资本和货币的支配，而且在其中机器、工业和整个技术文明的统治使人类的经济异化和社会异化达到极点。”<sup>[11]</sup>资本生产力服务于价值增值的性质决定了科学技术并非服务于劳动者，而是服务于价值增值。机器体系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因此可以通过机器体系的作用来把握科技异化问题。机器体系使生产过程摆脱了劳动者特殊能力的限制，因而劳动者被迫听命于资本家。“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sup>[7]487</sup>资本家借助现代机器体系延长

劳动时间、提高剥削程度，甚至可以通过不断扩大机器应用范围代替劳动者来实现对劳动者的震慑。为了保证自身既有的工作，劳动者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家的安排，被束缚在资本与科技的双重统治中。

## （二）新质生产力：创新导向与科技善用

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求坚持创新导向与科技善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sup>[5]23</sup>资本虽然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了生产方式革命，变革了传统生产力，但却加剧了资本利益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造成了严重的科技异化问题。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导向，主张利用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和产业深度转型来实现科技善用和生产发展。

新质生产力坚持创新导向。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并非固定和始终如一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其变动规模和变动速度也并非匀速的。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变动和文明变迁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在生产力要素中，对社会和文明影响最大的力量当属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能够不断突破原有水平和层次，实现创造性、颠覆性跃升。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颠覆性创新都意味着一次新的革命。科技革命意味着“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sup>[12]</sup>。也就是说，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意味着一次范式革命，深层次地改变着生产水平和生产面貌。因此，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创新导向，加速科学技术发展，使创新的社会功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发展成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sup>[13]</sup>，只有坚持创新导向，才能紧跟世界发展大势，走在生产力发展的最前沿。新质生产力坚持创新驱动，并不断使之转化为现实物质力量。

新质生产力要求科技善用。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效果。在资本关系主导下，应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是服务于价值增值，即吮吸更多劳动以提高价值增值效率。资本与科技的结盟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却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剥削。同时，现代科技的应用削弱了劳动者的反抗能力，进而保证了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科技成为控制劳动者、吮吸剩余价值、消

弭劳动者反抗的“法宝”，但是科学技术本身却是中性的，并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当它和不同的生产关系组合并受不同生产关系支配时，才会产生差异性的社会效果。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发展生产力不以价值增值为目标，而是以使用价值满足人民主体的需要为目标。因此，新质生产力摆脱了资本控制生产力的局面，通过创新驱动和科技善用，生产力能够真正服务于人民。

### 三、和谐共生：新质生产力“中国超越”的生态维度

生产力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直接体现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由于资本生产力直接服务于价值增值，因而资本不仅直接占有自然生产力，更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征服和控制自然。资本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实践证明：“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14]</sup>资本生产力割裂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国家发展与世界繁荣的关系，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新质生产力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sup>[2]</sup>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质生产力“中国超越”的生态维度。

#### （一）资本生产力：控制自然与生态危机

资本不仅追求剩余价值，更追求自由增殖，它只有不断突破自然限域，扩大再生产，才能实现其增殖欲望。因此，资本生产力不仅借助劳动者，更借助现代生产工具，驱使自然服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需要。但是，自然界是一个客观运动的有机系统，其本身的内在规律不以资本或人的意志为转移。资本生产力“不加节制地对自然进行掠夺，使土地无法得到有效的‘系统补偿’，导致‘物质变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异化，带来生态危机”<sup>[15]</sup>。资本的增殖欲望决定了其对活动空间有限性的否定，其全球游走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因此，资本生产力割裂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国家发展与世界繁荣的关系。

资本按照自身的增殖需要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深刻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有限的生产目的、落后的生产方法和封闭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对和谐性。也

就是说，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并未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使生态保护成为一个问题。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彻底改变了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然经济形式。生产者生产商品并非为了满足人类主体自身的消费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为生产而生产”决定了生产者既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更多利润，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加速开发自然。一方面，资本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要求不断加大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sup>[7]697</sup>扩大再生产要求资本生产力不断扩大规模，这就对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自然空间逐步被纳入资本增殖范围，其承载极限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资本生产力要求不断创新科技，提高控制自然的能力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同科技的结盟诚然变革了生产方式，为控制自然能力提高、价值增值加速创造了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sup>[7]587</sup>，其背后潜藏着征服自然的负效应。

资本生产力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随资本的运动而全球扩散。自然有其运转的自在规律，而资本生产力不断打破自然极限，以满足价值增值需要。但是，“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sup>[16]</sup>。资本具有无限的增殖欲望，每一次突破自然极限尝试的成功都意味着其更疯狂的征服行为。因此，资本生产力在加剧人与自然矛盾对立的同时，也割裂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同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sup>[6]88</sup>。因此，资本必然将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空间都纳入自己的增殖范围，而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又给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剥削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生态危机全球化随之产生。

#### （二）新质生产力：生命共同体与绿色发展

若从工具理性和增值效率的视角来看，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产工具和征服的对象。但从生命价值的角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

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sup>[17]161</sup> 因此，不能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应将自然视为主体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共生。新质生产力作为区别于具有反生态性的资本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强调生存正义、发展正义和全球正义。

新质生产力强调生存正义。生存是主体一切现实活动的基础，没有人的生存，人类历史便不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史观。人构成了历史，没有人存在的历史是无法想象的。同时，构成历史的人既非纯粹自然的人，也非摆脱自然限制绝对自由的人，而是“现实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sup>[17]524</sup> “现实的个人”的生存既要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又要在社会交往中保证自身的现实性。在资本关系的控制下，“现实的个人”丧失主体地位，让位于资本，导致“现实的个人”要服从资本的命令，被迫控制自然和破坏自然。“现实的个人”如果无法保证自身的正常生存，便不会关注生态问题。只要存在资本剥削关系，劳动者和自然就会被纳入资本的统治空间，进而严重威胁主体生存发展。资本严重破坏了主体的生存正义，使主体为了维持自身“牲畜般的生存”而割裂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新质生产力坚持发挥生产力的基础作用，既保证人的基本生存，又通过合理控制人与自然的交换，保证主体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

新质生产力强调发展正义。主体生存于现实历史之中，总是不满足于既定的现实。“人类存在矛盾性，在于现实的人总是不满足于人的现实，总是要使现实变成对人来说更为理想的现实。这就是人类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sup>[18]</sup> 主体的不满足性（否定性）会通过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驱动着人类社会向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发展。发展既寄托着人类的新需要和新理想，也给生产力提出了新的问题。资本的主体性决定着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而必然割裂发展与生态之间的统一性。发展并非单纯表现在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也体现于

增长质量上。没有可持续发展方式，必然导致生产力发展中断，甚至威胁主体的生命健康。新质生产力强调高质量发展即绿色发展，实现了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科学统一。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发展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质生产力强调全球正义。资本的重大历史贡献之一在于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了地球村。“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19]</sup> 资本以利润为目标，一方面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佳生产空间、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销售市场、增加利润，因此资本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发展能力、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为资本入驻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转移资本，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以低成本生产商品；另一方面，它们罔顾自然规律，盲目破坏自然生态并拒绝承担生态治理成本，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作为它的剩余价值的市场、它的自然资源的供给源泉和工资制度的劳动力蓄水池。”<sup>[20]</sup> 由此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全球生态剥削和非正义的基础之上的。而作为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求兼顾中国发展和世界繁荣，在平等的国际交往关系中实现全球生态正义。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历史之需，也是中国之需，但我们既不把发展的支点放置在别国身上，也不破坏和掠夺他国资源，而是“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sup>[9]116</sup>。

新质生产力是区别于资本生产力的先进、绿色生产力，统筹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sup>[9]141</sup>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这种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的发展。同时，中国的发展绝非割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而是科学统筹二者的和平发展，即“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sup>[9]105</sup>。因此，新质生产力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坚持在统筹人与自

然、生产与生态、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谐共生的美丽绿色世界，这是新质生产力“中国超越”的生态维度。

### 结语

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的多面性展开了系统性阐释并进行了历史性评价。毫无疑问，虽然资本生产力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也造成了劳动异化、科技异化和自然异化的消极后果。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的生产力质态，同资本生产力相比，具有“质”的优越性和超越性，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科技善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入手，基于比较的视野，探析资本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区别，对进一步凸显新质生产力的“中国亮色”，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23-09-09(01).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3]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 2024-03-06(0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6.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 卫兴华. 马克思与《资本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92.

[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37.

[11]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 马克思：技术思想家[M]. 张福公，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96.

[12]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9.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4.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15] 郑祥福，卢烁乐. 从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看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意蕴[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8.

[16]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0.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孙正聿. 哲学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6.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20] 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M]. 董文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66.

【责任编辑：张晓妍】